

中国名人 打油诗三百首 趣谈

刘信今 编著
刘晓娟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名·人

打油诗三百首趣谈

刘信今 刘晓娟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人打油诗三百首趣谈/刘信今, 刘晓娟编著 .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2002.10

ISBN 7 - 5059 - 4097 - X

I . 中… II . ①刘… ②刘… III . 讽刺诗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622 号

书 名	中国名人打油诗三百首趣谈
编 著	刘信今 刘晓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 - 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向 群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永隆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2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12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097-X/I·3189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内容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打油诗选集，并附作品的背景、故事、趣闻和评介。据载，中国打油诗始自唐代。本书精选了自唐至今的三百多首名人打油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多侧面、多角度反映了不同人的心态和当时的社会现象。其格调轻松幽默，语言俚俗可笑，手法巧妙独到，且不乏含蓄寄意，融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于一炉，可读性很强。它可以作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物，亦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们的良师益友，也是中老年人的健康之友，即使是那些非常紧张繁忙的各类人士，也可以借此来调解、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压力。

前　　言

古人云：“公卿大夫，好恶不同。”其实恐怕人皆如此。很久以来，我们独钟爱那别具魅力的打油诗，特别是众多的名人打油诗。我们觉得打油诗很有趣，不但诗有趣，而且与诗有关的故事亦很有趣。大部分名人打油诗都有一个这样有趣的故事。我们从中获益匪浅，学得不少文史知识，了解不少名人的趣闻轶事，颇有充实之乐。特别是丰富了谈话资料，再不愁没有说古道今的资本。哪怕是再不言语的人，读了名人打油诗之后，也会觉得有话可说，甚至会说得幽默风趣，有声有色，逗得大家笑语喧哗，兴会淋漓。

打油诗正视现实，无所顾忌，敢于直言，对真、善、美褒之扬之，对假、丑、恶贬之抑之，贬抑的方法主要是讽刺、挖苦和调侃，而这一切又都在趣味中进行。褒扬是有趣味的褒扬，贬抑是有趣味的贬抑，寓庄于谐，风趣逗人。读来解颐心爽，开胃通气，感觉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什么名目的烦恼、恩怨、苦闷、忧虑，统统都荡然无存，消失殆尽，让人融入愉悦的氛围之中。

打油诗带给人的乐趣，还在于它的富有特色的语言，是一口的俚俗口语。但不是庸俗不堪，低俗难耐，而是民间群众长年累月千锤百炼、约定俗成的最简洁、最明快、最富表现力的语言。它俗得俏皮，俗得滑稽，俗得机智，俗得风趣，俗得可爱。无论是抽象的表述，还是具体的描绘，都生动活泼，精当贴切，恰尽

其妙。即便是骂语，也骂得特别，产生奇趣，令人痛快。它虽然通俗如话，但不是没有含蓄，相反往往话里有话，意在言外，风致别然，让人胃口大增，心里舒畅。

记得文化名人周作人曾说：“思想文艺上的旁门往往比正统更有意思……”打油诗名不见经传，不被“正统”文人首肯，可算是道地的旁门文艺了，但它确实比一般的正统诗歌更有意思。它意味着谐趣，意味着幽默，意味着会心的笑，意味着胆识和勇气，意味着感悟和启迪。当你叹老伤病时，可使你健神明理，开心解闷，养生去疾；当你春风得意时，可使你头脑清醒，减少盲目，笑迎新的挑战；当你悲观失望时，可使你欢乐乐观，重获生命的活力和奋发的热情；当你遭逢厄运时，可使你急中生智，绝处逢生，化暴戾为祥和；当你暮气沉沉、郁郁寡欢时，可使你迸出笑声，恢复青春的心态和情感上的勃勃生机；当你被人戏弄、讥笑而尴尬时，可使你自我解嘲，飘逸洒脱，在谈笑调侃中将难堪随手化解，变被动为主动；当你为朋友之少而孤寂无聊时，可使你结识诗中各种人物，和你笑谈人生万象；当你疲于商海竞争或苦于繁琐事务时，可使你精神大放松，情绪大调整，舒畅而惬意。总之，它给人以快感，给人以情趣，以人以轻松，给人以开朗，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智慧。而且它离不开生活，离不开联想和语言中的借喻、夸张、双关、谐音、拟人、反语、引用等修辞手法的妙用，完全可以雅俗共赏，以调众口。

这么说决不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我们从名人打油诗的作者亦可说明。他们来自广阔的空间和不同的时代，他们涉及几十种职业和身份，从百工之人到文化名流，从诗家学者到文臣武将，从封建皇帝到革命领袖，如果他们对打油诗毫无兴趣，不屑一顾，又岂能驾轻就熟，信口吟之或信手为之？由此可见，名人打油诗绝非只供文化低的人把玩，也不是专让文化高的人品味，

它确确实实可以雅俗共赏，一调众口。它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而且是超时代的。唐诗、宋词、元曲都曾风靡一时，如今已成明日黄花。清人赵翼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而名人打油诗则不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以它特有的风味和魅力，赢得人们的青睐。时下对于那些好奇心、求知欲很强的大中学生来说，更是他们抢手的课外读物。因为它文字浅显，妙语如珠，机智俏皮，俚俗可笑，风趣迭出；又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大量的文史知识和众多名人的轶闻趣事，令他们喜读爱读，易记易诵，受益良多。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写了这本名人打油诗趣谈汇集，供各个层面的人们闲来赏玩和消遣，尤其希望广大知识青年、莘莘学子慧眼识珠，一睹为快。也希望得到广大语文教师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与喜欢。

作 者

2000年10月

话说名人“打油”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而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广阔的诗歌园地，像名人“打油”这样的诗集，似乎是个空白，本书算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打油诗最早起源于唐代民间，以后瓜瓞绵绵，不断发展，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这类诗一般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有时暗含讥讽，风趣逗人。但囿于历史偏见，打油诗不受“正统”文人的青睐，迄今为止，恐怕没有一本文学史著作涉笔评介。其实佳作颇多，名人辈出，深受群众欢迎。这些人有的原本就是小小百姓，凡夫俗子，但吟起打油诗来，也能口出奇语，杰作天成。

唐人张打油不过是一般的读书人，有人说他是个农民，总之是个无名小卒。但他的《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一鸣惊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打油诗体，名垂千古。此诗描写雪景，由全貌而及特写，由颜色而及神态。通篇写雪，不着一“雪”字，而雪的形神跃然。遣词用字，十分贴切、生动、传神。用语俚俗，本色拙朴，风致别然。格调诙谐幽默，轻松悦人，广为传播，无不叫绝。

宋代广东有一为夫送饭的老妇，是个道地的下里巴人。但她面对苏东坡挑逗性的诗句戏弄，应对自如，反唇相讥，出口成诗，尤为得体。诗云：“蓬发星星两乳乌，朝朝送饭去寻夫。”“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否朝廷贬汝无？”这首打油诗前两句出自苏东坡之口，后两句为老妇人所言。当时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谪贬广

东后，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显然，老妇人这两句打油诗是针对苏东坡的人生坎坷的，它揭了苏东坡的老底、疮疤，戳到了他的痛处。第一句是虚指有的人遭灾惹祸，就是因为“言多必失”，带来不幸。实际影射苏东坡其人。第二句是以委婉的语气直指苏东坡试问：你还记不记得朝廷贬你至此的原因？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一清二楚的。这就有力地嘲讽了苏东坡的不明智、不知趣。语言通俗如话，意味蕴藉，谐趣横生，读来不得不叫人佩服老妇人的才思和幽默。

清代有个新嫁娘，众宾客酒足饭饱之后，开始大闹新房，欢声笑语，热浪阵阵，直至深夜，还逼新娘吟诗一首，表达新婚之夜的感受。这真是强人所难。新娘无奈，终于口占一首：“谢天谢地谢诸君，我本无才哪会吟？曾记唐人诗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可是这一吟，非同小可，立刻产生轰动效应。众宾客哗然大笑，乐不可支，都说“好，好”！有的说：“新娘急了，时间宝贵！”说着乘欢而散。此诗妙在末句，虽为引语，但此时此地，别有新意，个中奥妙，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当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文字浅显，但平中见奇，诙谐有趣，读来让人哑然失笑。

由此可见，民间诗人不可小觑，特别是那些“打油”高手，他们的作品并非等而下之，不屑一顾，而是有许多上乘之作，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像张打油的《雪诗》、老妇人的嘲讽诗、新嫁娘逐客诗，等等，都有口皆碑，回味无穷。而他们这些“卑贱者”，作为打油诗的作者，也“人以文名”，平步名人行列。

但打油诗不是民间诗人的专利，自张打油开创这一诗体之后，因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盛传不衰，一些文人学士、文武百官也闲不住了，甚至皇帝都开始“打油”了。而且他们似乎心有灵犀，颇得真谛，很快便学得了“正果”。这使打油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使我们了解了名人的个性和轶闻趣事。大诗人李

白有一首《戏赠杜甫》的打油诗：“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正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他把杜甫描绘成一副砍柴的樵夫模样，头戴斗笠，形容枯槁，可谓斯文扫地，令人捧腹。但他还是以尊敬的口吻借问杜甫：怎么别来瘦了许多？这全是你从前作诗苦心琢磨、字斟句酌、力求工稳的缘故呀！显然这是规劝杜甫以后作诗要放达一些，不要太拘束了。但他不直言明说，偏要用打油诗“幽”杜甫一“默”，实在有趣。刘骥是苏洵的友人。苏洵26岁时，其妻生第二胎女儿，邀请刘骥赴宴。刘骥醉后吟了一首“弄瓦”（生女之谓）诗：“去岁相邀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邀。弄去弄来还弄瓦，令正莫非（对人妻子之敬称）一瓦窑？”刘骥因友人之妻生第二胎女儿，就借机对其戏谑和调侃，反映了他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这是不可取的。但诗中浓厚的生活情趣，足以博人一笑。冯彻是明代的朝廷御史，因直言劝谏，得罪了皇上，被发配至辽东。他申诉无门，便埋怨起读书来了。于是忆起北宋汪洙的一首《劝学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遂一反其意，作了一首剥皮打油诗：“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里，尽是读书人。”他把现实中荒谬的世相展示给人们，把是与非、美与丑完全翻了个，让人们在阅读中产生奇趣，由对诗中荒唐的说教感到滑稽可笑，再到有所启悟，从而认识诗中更深层次的内涵，那就是感叹官场的黑暗和皇上的昏庸。在历史上写打油诗的大臣并不鲜见。清代有位宰相叫张英，其老家宅前有块空地，与吴姓为邻。吴家盖房越界侵占时，家人驰书到京城，想让张英出面干预。可是这位“宰相肚里能撑船”，写了四句打油诗寄回。诗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诗，遂拟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留下的这六尺地，后人称之为“六尺巷”，至今犹存，

传为美谈。眼看一场一触即发的事件，就这样在忍让、宽容精神的感化下，化干戈为玉帛，收到意外的效果。内容积极，诗意甚好，充分表现了张宰相高风雅量、豁达大度、坦然潇洒的美德。语言通俗如话，格调诙谐风趣，令人回味无穷，堪称打油诗的精品。在人们的心目中，总以为写诗作文是文人的事，不与武人相干，其实不然，武人写打油诗者亦不少见。清代陕甘总督杨遇春，一日游卧佛寺，就吟了一首上品的打油诗：“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谁人保。”此诗格调颇高，诗意甚好，语言俚俗率直，风趣逗人，那些诗词圣手们未必能写得。

打油诗不但平民喜作，文人学子、文武百官爱作，甚至皇帝也以“打油”为快。请看历史上三位皇帝的大作。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别看他出身贫寒，识字不多，是个老粗，但他在登基称帝时，却心窍大开，才思奔涌，吟出一首令群臣大惊的《金鸡报晓》诗：“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晓月。”这是一首十分可笑而又气魄不凡的打油诗。它反映出作者对新的一天的企盼、信心和喜悦之情。内容深邃、意味隽永，语言通俗、俏皮，生动形象，寓庄于谐，读来令人捧腹。清朝的康熙是一个颇有文化素养的皇帝。据说他在一次出游中，因一翰林学士把路旁一尊名曰“翁仲”的石人像，说成“仲翁”，回宫之后，就因此写了一首反语打油诗：“翁仲如何读仲翁，想必当年少夫功。从今不得为林翰，贬尔江南做判通。”此诗妙在将错就错，以讹反讹。翰林学士把“翁仲”读做“仲翁”，他就在诗中故意把“功夫”、“翰林”、“通判”三词统统来个颠倒，用这一连串的反语冷嘲热讽，奚落戏弄，十分辛辣，而且机智俏皮，幽默风趣，读来可笑而又感有一种含蓄之美。在中国历史上，乾隆是一个喜欢吟诗的皇帝。据说有一年除夕，他私访至瓢城（今盐城），发现当地一户人家门上贴着一个斗大的“窮”

字，好生奇怪。经了解，这家的主人叫曹秀才，因醉心科举，屡试不中，家里十分贫穷。因此过年就在门上贴了个大“窮”字。乾隆有感于斯，遂挥笔写了四句打油诗，叫曹秀才把这“窮”字盖掉。诗云：“穴下身边一张弓，弯腰屈膝在其中。孤王赐你龙泉剑，斩去窮根永不窮。”这首《盖穷诗》很有意思。首句采用拆字法写了一个“窮”字。这繁体的“窮”字，正是“穴”下面“身”边着一“弓”字。像这样的拆字组句方法，可谓别出心裁，妙不可言。次句写曹先生的怀才不遇，诚实可怜，“悲守窮庐”，即多年“弓”着“身”子困守在这个洞穴似的穷窝当中。三、四句写乾隆哀其不幸，特降圣旨，改变他的穷困面貌。全诗反映了乾隆对底层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心与同情。内容贴近生活，幽默风趣，语言通俗，机智俏皮，寓庄于谐。谁读了都会忍俊不禁，交口叫绝。据说曹秀才后来果然平步青云，做了瓢城县令。真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打油诗到了现代，更成为许多人的拿手好戏和取乐讽刺的工具，而且在内容和题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要求和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打油诗的艺术风格没有改变。如1927年以后，蒋介石建立了蒋家王朝，收罗了各路诸侯，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实际上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各怀鬼胎。于是鲁迅先生写了四句《南京民谣》打油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揭露国民党的内部摩擦，对他们伪装正经的行为进行辛辣的讽刺。格调幽默风趣，语言通俗如话，生动形象。特别是二、三句可谓传神之笔，读来十分惹人发笑。1932年“上海事变”时，蒋介石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何香凝女士激于义愤，遂给蒋寄一女裙，予以羞辱，并附打油诗云：“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这是对蒋介石面敌妥协的有力讽刺和鞭挞，也表达了作者的爱国热情。格调诙谐，别有风趣。解放战争后期，著名诗人袁水拍有一首《咏国民党纸币》的打油诗，也很有意思。诗云：“跑上茅屋去拉屎，忽然忘记带草纸，袋里掏出百万钞，擦擦屁股满合适。”这是对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幽默讽刺，反映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黑暗。语言风趣逗人，俚俗可笑。

新中国成立后，反映各个年代现实的打油诗，如五十年代，有一首《干部下乡》的民谣打油诗：“下乡背干粮，干活光脊梁。早上挑满缸，晚睡硬板床。”反映的是解放初期干部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精神。六十年代，现代诗人魏良才借鉴唐人贺子章《回乡偶书》诗，写了《地质学家王曰伦》的剥皮打油诗：“年逾花甲王曰伦，翻山越岭寻矿门。归家儿女不相识，老伴连声唤野人。”歌颂了革命知识分子模范人物王曰伦的敬业精神。陈毅外长写了《咏原子弹》的打油诗：“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弹，协议不放弹。”这是针对美帝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的，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七十年代，“文革”动乱中，许世友将军写了《莫猖狂》打油诗：“娘们秀才莫猖狂，三落三起理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还他三百枪。”矛头直指江青反党集团，表示坚决要保护邓小平同志的决心。1974年，文化名人夏衍在狱中，模仿清代《剃头》诗写了《整人》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揭示了“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整人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作者处逆境而达观、洒脱的心态；同时说明这些蓄意“整人者”绝没有好下场，觉醒了的人们也将“整其人”，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之后，大文豪郭沫若在悼念被迫害致死的阿英同志时，写了

《咏臭老九》的打油诗：“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发泄了对“四人帮”残害知识分子的愤懑之情。1977年，大作家茅盾作了《咏过河卒》的打油诗：“卒子过河来对方，一横一纵亦猖狂。非缘勇敢不回头，本性难移是老娘。潜伏内庭窥帅座，跳窜外地煽风忙。春雷震碎春婆梦，叛逆曾无好下场。”描绘江青的丑恶表演和篡权野心。这些打油诗都诙谐幽默，通俗如话，趣味横生，读来令人痛快淋漓。

打油诗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假丑恶的感应，当然也有对真善美的感应，但主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只要有可笑可恨之事，就会有幽默风趣、冷嘲热讽的打油诗应运而生。八十年代以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举国叫好，但一些时弊、不正之风也还是有的。于是群众中唱出了一首《领导下乡》民谣打油诗曰：“下乡坐着小吉普，肚子吃得鼓又鼓，回来照顾三块五，你说下乡苦不苦。”这给忘了我党优良传统的某些领导干部画了像。有一首《除夕夜》打油诗：“有客匆匆拜早年，相逢恰是二更天。红包订购青云路，一纸横书十万元。”这是写送礼行贿、铺路买官的。这两首诗通俗如话，情调诙谐，风趣逗人，具有典型的讽刺意味。龙忻成的《新好了歌》云：“本人也盼党风好，惟有官位忘不了！只要职务升三级，权术自然不搞了。本人也盼党风好，只有车子忘不了！且等‘上海’换‘奔驰’，特权即刻取消了。……”反映了党内一种奇特现象，对那些口是心非、两面派干部进行了幽默的讽刺和调侃，读来可笑而又可恶。党风有问题，社会风气也有不正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中，曾经一度有些人借考察学习之名，行公款旅游玩乐之实，于是有人仿效南宋林升传世之作《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写了一首“公款歌舞”的剥皮打油诗云：“山外青山楼外

楼，公款歌舞几时休？香风薰得“诸公”醉，九州处处作杭州。”讽刺那些肆意挥霍人民财富的所谓公仆们。美籍华人阮大方的《自嘲》打油诗（略），阐述了他申办投资项目的周折和苦衷。为了创办一个停车场，先后跑多少部门，盖多少图章，耗数万资金，车场几年竟未开工。他感慨万千，遂给新任省长柴松岳寄了这首打油诗。名曰“自嘲”，实乃对政府有关部门怕负责任、互相推诿、效率低下的工作的讽刺和批评。文字浅显明白，格调诙谐，饶有风趣，耐人寻味。

综上观之，打油诗是一种极其敏感的文学样式，它反映快捷，言之有物，追求真理，主持公正，崇尚美德，鞭挞丑恶，褒贬鲜明，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朴实无华，俚俗可笑，人皆喜读，既娱人心情，悦人耳目，又激浊扬清，启人心智。它根本不是什么平庸低劣之作，而是诗苑百花中一朵别具风味的花，永远开不败的花。它不是历史上短暂的文学现象，而是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它是超时代的。千百年来，尽管朝代更迭，沧海桑田，思潮变迁，舆论转移，“正统”文人歧视，但打油诗并没有被淘汰和冷落，人民群众依然热情不减，喜闻乐见，而且该打油的还是照打不误。同时引发了历朝历代社会各界名人对打油诗的兴趣，拓展了打油诗的领域，扩大了打油者的队伍，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打油名作，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对此，我们应该刮目相看。

打油诗是典型的俗文学。也许正因为这“俗”，一些“正统”文人才把它视为旁门。但文化名人周作人说：“思想文艺上的旁门往往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和生命。”周作人对旁门文艺的高度评价，也适用于对众多名人打油诗的评价。许多精彩的打油诗确实比好多正统的诗歌更有意思。打油诗的魅力在于它的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还有就是通俗性。不但诗本身有

趣、幽默、俚俗，暗含讥讽，包容文史知识，体现名人的个性、爱好、轶事和思想，而且很多与诗有关的故事也很生动有趣。它不在乎别人的鄙视、贬低和非议，也不管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和高雅性，它只管适合广大群众的口味，敢于说出常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它像一朵带刺的蔷薇，芳香、悦目，但带有野性和刺激，表现出“更有勇气和生命”，所以它“比正统更有意思”，能够千古流传，活力不减。

当然打油诗也不都是精品，其中粗制滥造者有之，俗不可耐者有之，过于偏激者有之，但瑕不掩瑜，其主流是好的，特别是许多名人之作，上乘之多，可谓不可胜数。因此，在广阔的诗歌园地应该给打油诗一个位置，让它与诗苑百花争奇斗艳。

刘晓娟

目 录

张打油和他的打油诗	(1)
李白和杜甫的幽默诗	(3)
寒山的《瞒人汉》诗	(5)
兴儿的“喝水”诗	(6)
吕蒙正及其夫人的几首“穷诗”	(8)
司马光的《登山》趣诗	(12)
欧阳修的半首打油诗	(14)
陆游的《睡丞》诗	(15)
米芾的“押蝗”打油诗	(16)
刘骥的“弄瓦”诗	(18)
苏东坡的《洗儿》诗	(19)
苏东坡嘲陈季常怕老婆	(20)
苏东坡的“静坐”诗	(22)
农妇“打油”嘲东坡	(23)
苏东坡的丑闻诗	(24)
佛印和尚的“酒色财气”诗	(26)
文伦叙的题画诗	(28)
避债诗	(29)
落第诗	(30)
杨亿《咏傀儡》打油诗	(31)
太学生“打油”讽奸相	(32)